

青海军区文艺演出队节目选

57634

红色的心



青海军区文艺演出队编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2

紅 色 的 心

青海軍区文藝演出隊編

※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青海西寧新生印刷廠印刷 青海省新华書店發行

※

開本787×1092公厘1/36·印張7·17,000字

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 1—1,400

※

統一書號：10097·100

定 價：(3)0.11元



青海軍区文艺演出队节目选

紅 色 的 心

青海軍区文艺演出队編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1959年·西宁

紅 色 的 心

第四医院业余文学小组集体创作

第 一 場

時間： 1958年8月某天上午。

地点： 靠近前方某医院。

人物：

范主任 外科主任，大尉，約40岁，为人持重謹慎，工作認真負責，是专科毕业而又有实际經驗的老医生。

高 戈 外科医生，上尉，約28岁，工农干部，工作积极認真，有多年工作經驗，遇事果斷，但在医学的系統理論知識上尚有不足。

路 宾 外科医生，中尉，26岁，軍医大学毕业不久，工作热情負責，但有着較严重的教条主义及迷信外国文献的思想。

王 文 外科医生，路宾的爱人，中尉，有朝气，爱学习，进取心强。

小 齐 外科护士，活泼，积极，热情。

协理員 外科协理員，大尉，为人和蔼可亲，原則性强，是富有医务工作經驗的政治工作者。

护 士 甲、乙等若干人。

布景：舞台正面是一排窗子，窗下有茶几，上有花瓶；窗外是病房，可见一角，并可看到路边的小花园。室内是外科办公室，有两张大办公桌，右边是医生办公的地方；左边是护士办公的地方，办公桌旁的牆上有图表、护理等标志图。室内明淨整洁而严肃。

幕 启：范主任、路宾、王文、高戈在研究病案，小齐在安排工作，窗外有护士若干人在敏捷地穿行。

小 齐：范主任，又来伤员了，接诊室通知接伤员去。这是转院的病历，其中还有一个重伤员呢；

范主任：高医生，你先带同志们接伤员去，把他们安置好，回头咱们再研究处理的方法。

高 戈：对，同志们，咱们快走吧！

（同志们纷纷下场，小齐继续整理病历。协理员持信上。）

协理员：范主任，刚才送来几个伤员，你知道了吧？

范主任：知道了。

协理员：有一个重伤员，叫刘建国，负了三次伤，一直坚持战斗，终于把那一小股空降匪特全部捕获。

（把信交给范主任）范主任，刘建国这三次伤一次比一次重，第一次在腿上，第二次在腹部，肠子被打穿了。当时班长劝他下火线，他坚决不肯，最后脊椎又负了重伤。

范主任：（感动地）这小伙子，可真是个好样的。

协理員：他不但在战斗上是个英雄，而且还是团里的五好标兵。他們团首长来信要我們想尽一切办法救活他。（見范沉思不語，接着問）范主任，你看怎样……

范主任：（沉思片刻）走吧，咱們去看看去。

（范主任与协理員同下，高戈和路宾拿着X光片上。）

高戈：小齐，开个医嘱：17床刘建国，一般护理，禁食，即刻注射含糖盐水1000毫升，要靜脉注射。

小齐：对，馬上就开。

（小齐伏在桌上开完医嘱交高戈簽字，随后即匆匆地拿着医嘱下。高戈拿出刘建国的X光片仔細地观看。）

高戈：老路，你看刘建国的伤势怎样？

路宾：我看很危险。別說三处伤，就是腹部的伤势已經够危险了。当然，最糟的还是脊椎伤，（摇头嘆息）我看希望怕不大啦！

（这时，范主任与协理員上。）

范主任：你們說什么事情希望不大啊？

高戈：我們正在研究刘建国的伤势呢！

范主任：高医生，那么你的看法呢？

高戈：剛才我大概看了一下他的伤口，是很重呀！他的精神又不大好，身体很虛弱，需要赶快医治。不过，我还没想到沒希望救活。

范主任：对，有希望，完全有希望。不过，医治刘建国的

伤势是个既复杂又细致的工作，我们要好好研究，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。

路 宾：（沉重地）抢救是应该抢救，但能救活的可能性是极少的。

高 戈：如果我们采取紧急措施，想一些办法，或者是可以挽救的。我的意见是：采取椎板切除弹片取出术以及肠穿孔修补术。

路 宾：（沉思后）两个手术一起作？

高 戈：你看怎么样？

路 宾：（犹豫地）这怕不行吧？

范主任：路医生，那么你的意见呢？

路 宾：我看可能性不大，这还是闻所未闻的事。脊椎损伤的死亡率是很高很高的……

范主任：你说得对，但是高医生的意见还是很有价值的。咱们好好研究一下，找出更多的根据来，看看能不能采用高医生的办法。

路 宾：高医生的这种想法是对的，可是这种病例极端危险，这是许多文献上都有明文记载的。我看很难想出新的办法，找出新的根据来。

高 戈：老路，这种病例的危险性是存在的，但绝对不等于一点办法和希望也没有。

路 宾：那——根据是什么呢？

高 戈：这种病例的极端危险性是不可否认的，但文献上也沒有說这种病例非死不可，这就是我的根据。当然，挽救这种伤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，

可是，面对着困难，我们是前进呢还是后退，我们不能不攷虑呀！

路 宾：当然，你的想法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唯一可行的办法，不过这种手术不但在我们医院里从来没有作过，就是在全国也只有少数几个专家能做。你看，凭咱们医院的这些条件能行么？再说，病人的情况又是这么危险，动这样大的手术他能经得住么？

高 戈：嗯——（话到嘴边却又停止）

范主任：路医生，医院的条件不好，我们可以设法改善；技术不高，我们可以大家共同研究着来搞。至于病人身体虚弱，病情严重，这可不是我们对抢救缺乏信心的理由。

（路宾沉默不语。小齐匆匆上。）

小 齐：范主任，17床……就是刚才入院的那个刘建国，现在情况很不好，血压低，脉搏跳动得快而弱，已经昏迷了。

范主任：马上输血。（转过头来对高戈）高医生，你负责！

高 戈：好！（急下）

（范主任和小齐互相望了一眼，接着亦匆匆下。王文悄悄地上。）

王 文：路宾，我刚才听说你们在讨论高医生提出的意见。（埋怨地）唉，你怎么不好好攷虑一下高医生的意见，老往后看呢；我说，咱们应该帮他找出更多的理论根据来。（商量地）来，咱们来研

(究研究好不好？)

路 宾：你呀，就是缺乏主见。

王 文：我缺乏主见？我看你才是太主观呢！人家要和你研究研究问题，你总是关大门，等会儿又说我不耐烦了！

路 宾：那你谈谈你的意见！

王 文：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做医生的要多想想自己的职责才好，首先应该想的是如何使病人转危为安，解除病人的痛苦……

路 宾：这不是热情、冲动的問題。我何尝不心急，可是不能冒险呀！这不是把病人当试验的时候！

王 文：冒险是有点冒险，但决不是试验！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。什么事都是人想出来的，作出来的，你应该跳出书本理论的束缚，虚心地在别人的意见里吸取优点。现在是什么时代呀！没有勇气的人是不可能跃进的。（她气愤得说不下去了）

（静场。范主任与高戈匆匆上。）

范主任：大家都在这里，很好。快坐下吧，咱们再进一步研究一下刘建国的問題。病人的情况很危急，刚才虽经过急救好转了，但不能持久，还得立即处理。

王 文：我同意高医生的意见，作椎板切除弹片取出术和肠穿孔修补术。

路 宾：我认为应该慎重些。

范主任：当然要慎重。

(王文疑慮地看着范主任，想說什麼。)

高 戈：這種作法不是不慎重，病人的情況就是這樣，我們不針對他的重傷處治療，又怎能挽救他呢？

王 文：對呀，不這麼作，只有看着傷員等死。

(這時小齊和護士甲悄悄地走進辦公室，靜听着討論，看得出她們的心情是很激動的。)

路 賓：這樣作就可能加速病人的死亡。

王 文：我看咱們還是朝前進的方向看好，不要光往後看。死死抱着別人過去的結論，那是沒有好處的。

高 戈：我認為只要事前作好充分準備，有充足的血源，是可以完成手術的。

(一直站在那裡靜听着的小齊和護士甲激動起來，她們交換了一下眼色，又點了點頭。)

小 齊：(插嘴)要血源有的是，我們醫務人員的血隨時都可以供應。

護士甲：對，我們一定要救活他。

小 齊：范主任，你快作決定吧！

(這時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動。)

路 賓：我談談我的意見。科學不能單憑沖動來解決問題，文獻上的科學結論也不是靠激動得來的，它是實踐的結晶……。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據法國的統計，脊椎損傷死亡率達到80%，德國普母派爾氏的資料也是80%，美國的統計資料同樣是80%。第二次世界大戰，蘇聯在衛國戰爭中的統計數字是：單純性脊椎損傷死亡率是

50.4%；如有并發症是71%。何況我們这个伤员还不是一般的并發症……

高 戈：可是科学是發展的，理論是从实践中得来的，是人創造的，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我們为什么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，积极大胆地进行治疗呢？

路 宾：要积极治疗是对的，不过困难还是很大。就憑咱們医院現有的这种設備來說，連一个椎板切除器都沒有，这是手术中最主要的器械，沒它怎么可以作手术呢？再加上我們从来沒作过这样的手术，这不是太冒险了么？

王 文：你怎么总认为是冒险呢？其实你是沒信心。医生抱这种态度，只有促成更多的病人的死亡和残废。

路 宾：沒有根据乱动手术，才是加速病人的死亡！

高 戈：說更多的理論根据我是沒有，但我根据病人的主要病情仔細攷慮过。正因为病人身体虛弱，病症很危險，才要針對他的重伤处进行治疗。身体虛弱可以在藥品上、血源上弥补；器械不够可以在兄弟医院想办法；治疗根据就是針對病人致命之处进行搶救！

路 宾：無論如何，文献上的經驗我們不能抹杀，我不同意这种冒险。

王 文：你不冒险就請你拿出更高明的办法来，別只顧反对別人。

路 宾：对这种伤员我沒有更高明的办法，但我也絕不加

速病人的死亡。

王 文：你这种叫伤员等死的办法，实际上是残酷的，违反科学的，亏你还好意思说呢！

路 宾：（生气地）你，……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
王 文：这是坚持真理！

路 宾：哼！

范主任：你们两个可别争吵呀！（对路）路医生，高医生的意见虽然没有更多的理论根据，但从病人的病情来看是非这样作不可的。因此，我也同意高医生的意见，作椎板切除弹片取出术及肠穿孔修补术。我建议立即组织一个抢救组，准备充足的血源，由高医生来负责抢救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？

众 人：（异口同声地）没有！

（协理员急急地上。）

协理员：你们谈得怎样啦？

范主任：我们谈得差不多啦！院长和党支部的意见怎么样？

协理员：（热烈地）同志们！我已经请示过院长和党支部了。院长同意我们作这种手术，党支部也热烈支持我们这样做。支部书记还说：新的道路总是有了第一个人的脚印之后才逐渐踏平的。根据文献的记载有80%的死亡率，反过来呢，那就是说还有20%的成活率，这就是我们的根据！他鼓励我们要继续发扬共产主义风格，要我们敢想、敢说、敢做，同志们，好好干吧！

范主任：那就这样决定！

众 人：对，就这样决定！有了党的领导和支持，还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么！

（幕急落）

第 二 场

时间：紧接第一场。

地点：手术办公室，門向里开着，办公室的左角有一张沙发和一张小茶几，茶几上有水瓶和茶杯。牆上挂着解剖图和各种图表，右角有一张办公桌，桌上有电话机和常用的办公用具。靠桌子的牆上挂着一块小黑板，黑板上有手术通知单。通过办公室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的“手术室”几个大字。手术室和办公室之間是个过道。

幕启：护士从过道川流不息地走动着。范主任从手术室走到办公室来，这时电话鈴响了。范主任去接电话，小齐也正好拿着一瓶生理盐水走进办公室。

范主任：（接着电话）喂！你要找誰呀？啊，我就是。哦，你是院长啊。啊？手术已经开始了，现在进行得还顺利，已经进行了五十多分鐘了。好吧，等一会再打电话告诉你。

（护士乙从門外探进头來望了一下，見范主任在办公室里，便跑進來。）

护士乙：范主任，剛才党支部書記打电话來了，他說全院

的同志都在关心着我们，支持着我们，要我们一定把这次手术做好，还要你随时把情况向支部汇报。

范主任：知道了，我马上就打电话去。

（护士乙下。）

小 齐：刚才是院长打来的电话？

范主任：可不是，全院的人都在关心这个伤员呢！

小 齐：范主任，我也是这样想，刘建国的病的确是很重，万一在手术台上再发生其他的合并症，那就更危险啦！

范主任：是呀！危险是存在的，不过我们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信心来迎接一切困难，因此困难也是吓不倒我们的。走，咱们进去！

（范主任与小齐走进了手术室。不久，路宾从手术室走出来，他脸上带着沮丧的神情，一边走一边思索着，看见桌子上的病历，便拿起来看。这时，小齐上。）

路 宾：小齐，你干什么去？

小 齐：高医生叫我们作好一切急救准备工作。

（小齐急匆匆地下。）

路 宾（自语地）作好一切急救准备工作……

（王文走进办公室，从茶几上拿起杯子倒了一杯水喝。）

王 文：路宾，我可真没想到手术会进行得这样顺利。说老实话，当高医生一打开腹腔，我可真有些发慌，我没有预料到肠子上会有这么多的洞。（她

（高医生）（贊揚地說）高医生可真沉着，一点也不慌，一个多小时就把腹部手术作完了。

路 宾：（听完王对高的贊揚后，有些惭愧）是呀，高医生真行。

王 文：（对路亲切而又关怀地說）路宾，你应该承认你对治疗这个伤员所抱的态度是錯誤的。

路 宾：（半开玩笑地）現在承认錯誤还早了一点吧？

王 文：（意外地）为什么？

路 宾：因为作好腹部手术只能說是过了第一关，我想难关还在后头呢。

王 文：（抑制住内心的不滿）你說得有点道理，腹部手术作完只是过了第一关。可是，我們既然能过第一关，那么我們就更有决心和信心过第二关。

路 宾：（笑咪咪地）决心和信心我也有，但是否有了决心和信心就能解决一切問題呢？（王不語）同志，医生治病医伤不是单憑热情就能作得好的，我們要有点理……

王 文：（捻着說）理論根据，文獻記載，是不是呀？我看你就是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，只会死搬理論，就沒想到理論是从哪儿来的。

路 宾：（特別反感）我是教条主义？……好吧，就认我是个教条主义；不过，我也得提醒你：真理告訴我們处理一切問題要从实际出发！我再說一遍，象这样的病人，死亡率占80%，何况咱們这病人的体质又这样弱，再加上我們医院的条件也差，

万一在手术台上發生了不幸，这个責任由誰負？

（王生气地不語）不管你說我什么，反正我應該說出我的看法，这不但是对病人負責，也是对党負責。

王 文：謝謝你吧；党可是不需要你这种态度。党支部和行政上都在积极支持这次手术，可从来也沒說过咱医院条件差；（她想馬上离开路宾，可是犹豫了一下终于緩和下来）路宾，你好好想一想，我們作医生的責任心應該表現在什么地方？是看着病人等死呢？还是怕負責任呢？路宾，我对你說真心話吧；我是很爱你的，但是，我对你这种观潮的态度很看不慣。

路 宾：（惱羞成怒）請你說話注意选择詞句。你認為我有观潮态度？你看着吧，事实会証明我的意見是正确的。

王 文：事实会証明的，但是正确的不是你，而是高医生；

路 宾：（有些嫉妒地）我当然比不过高医生啦。

王 文：（懂了路的話意）路宾，你說出这样的話，我真替你害羞。

（协理員从外边上。）

协理員：手术进行得怎么样啦？

路 宾：很順利。（气冲冲地跑进手术室）

协理員：（見他們的表情有些不对头）怎么？王文，你們又在爭吵？（王文激动得說不出話，只点了点头）

你要耐心地帮助他。他还是个好同志，就是脑子里有些迷信思想。这不奇怪，主要是他受了资产阶级教条主义束缚。象这样的同志必须通过实际例子来教育他……。

（小齐从手术室跑上。）

小 齐：王医生，范主任叫你去。

王 文：我就去。（下）

协理员：出了什么事？

小 齐：病人的情况很不好，血压突然下降，脉搏很弱，呼吸也快停止了。

（小齐下。路宾沉痛地从手术室里走出。）

路 宾：（埋怨地）这种情况我早就预料到了，可是……

（他看了看协理员就没有往下说）

（范主任从手术室走出来。）

范主任：（在门口探出头）路医生，你先去通知血库准备大量的血，我们马上就要给病人作动脉输血了；

（说完又走进手术室）

路 宾：我就去。（他刚要走，又被协理员喊住）

协理员：路医生，你告诉血库，如果O型血不够，就让政治处打电话联系，请友邻部队献血。（路宾下。

协理员拿起电话耳机）总机，我要院长办公室。

你是院长办公室吗？我找院长接电话。啊，怎么不在，他到哪儿去啦？啊，啊，（又摇电话机）

我要内三科。你是谁呀？我找院长接电话。你是院长吗？告诉你啊，伤员的情况不太好，血压降